



民間文藝叢書

血淚城

翁偶虹著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翁偶虹先生對於京劇有深湛的研究，特別是臉譜。齊如山的臉譜和臉譜圖釋是臉譜研究開山的著作；但翁偶虹研究臉譜較後，因此所見亦較多，研究得也較為細密，如劇學月刊上所連載的臉譜的產生、臉譜的演變、臉譜的地位與範圍以及專冊臉譜的分析，正言畫刊上所連載的臉譜的奇都費了不少搜集和探討的工夫。

但翁先生更有貢獻的是新京劇的寫作。因為這不是學院式的論文，而是對於人民大眾將發生莫大的教育和改造的作用。上海剛解放，我就參加了全國文代大會的會議，並且看到起社李少春自編自演的野豬林；這個轟動全國的、在上海演出了一個多月的名劇便曾經得到翁先生寶貴的意見。還有，發揚團結禦侮的將相和，也在北京每演必滿，這劇本裏面也有翁先生的心血。鬥爭地主的雲蓋山在上海也獲得很大的成功。以前他寫過十三太保反蘇州，最近又為新中國實驗劇團排水滄三傑，為首都實驗劇團編虎符，工作極為努力。

這本血淚城雖寫的是吳三桂和陳圓圓的故事，主要却寫的是田皖府中的男僕田壽和女僕離離。像這樣的編製，把階級劃分得很清楚。這兩個正義的人物是傾向於李自成農民革命一面的。田壽斥責吳三桂，說他不該‘引狼入室’；對照着現代，像蔣介石、李承晚這一類借美兵來殺害自己同國的人，正可以說是現代的吳

三桂。

作者同情於李自成，但歷史上李自成是失敗的。他在這劇本的結束處指明，倘若李自成能夠興起義時一樣的爲人民忠誠地服務，一定能夠再度獲得勝利。像這樣結束，既不違背歷史，又使我們得到教訓，並且對於農民革命懷有無限的憧憬，我認爲這樣的寫法是聰明的。

他實際從事京劇的革新運動，對於舞台經驗和技術掌握自然極爲在行。例如上場詩平仄的調諧，花園內外用牆的開閉和燈的明暗來對照，來換景，場子的緊湊，一切都極恰當。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趙景深。

全劇重要人物（登場先後爲序）

劉宗敏：闖王的將。

李 岩：同 上。

李 虎：同 上。

馬思忠：同 上。

馬思義：同 上。

貧 叟：京城貧民。

窮 漢：同 上。

田 喜：田國丈府中管家。

田 壽：田國丈府中僕人。

田 曉：明室國丈。

陳圓圓：田曉的妾。

離 離：國丈府中丫環。

朱乳娘：圓圓的乳娘。

吳三桂：明室的將，後降清。

周 福：周國丈府中管家。

庖 人：田國丈府中庖人。

牛金星：闖王的軍師。

宋萬策：同 上。

李自成：明末農民革命領袖（即李闖王）。

吳 襄：吳三桂的父。

多爾袞：清邦九王爺。

祖大壽：已降清的明將。

二貝勒：清邦的將。

徐 誠：京城百姓。

費 烈：同 上。

萬 翔：同 上。

萬 冲：同 上。

趙老漢：同 上。

趙次仁：同 上。

劉 兵：劉宗敏的兵。

第一場

(大將台) 劉宗敏、李岩、李虎、馬思忠、馬思義站將台上。

同唱：(粉蝶兒)軍容浩蕩！

(開幕，急急風，八民兵各持矛盾上)

同唱：您看那軍容浩蕩！

(急急風，另外八民兵各持矛盾上)

同唱：舉義旗，掃奸黨，風雲氣象。

(十六民兵分兩邊站)

同白：可恨崇禎太不仁，昏庸無道害黎民，某隨闖王來起義，救民水火見光明。

劉宗敏白：某劉宗敏。

李岩白：某李岩。

李虎白：某李虎。

馬思忠白：某馬思忠。

馬思義白：某馬思義。

劉宗敏白：自從跟隨闖王起義以來，逢州奪州，遇

縣得縣。闖王傳下一令，要奪取京師，爲此操演人馬。衆家兄弟，操演上來。

（十六民兵大操介）（將軍令）

（同三笑）

同白：民兵如龍似虎，料想奪取京師，易如反掌也！（風入松牌子）各歸隊伍！

（急急風，閉幕）

第 二 場

（幕外）

貧叟上唱：朝廷昏暗民飢餓，米珠薪桂怎能活？

（白）咳，我們大明朝的人民，到了窮途末日了！連年荒旱，寸草不收，農人廢耕，工人廢業，那些糧米，都被田國丈囤積起來，看看這些窮百姓，都要餓死了！（內吶喊介）啊！看那旁來了一夥大漢，不知他們意欲何往？待我問個明白。

(四窮漢各持木棍上)

貧叟白：啊！衆位小哥，氣勢汹汹，意欲何往？

甲窮漢白：我說老大爺！您大概也是吃不上飯的窮人吧？

貧叟白：咳，老漢有兩三天不曾吃飯了！

甲窮漢白：那末您跟我們一塊走吧！管保您有飯吃。

貧叟白：去往那裏？怎樣吃飯呢？

甲窮漢白：老大爺，告訴您說吧！我們都是賣力氣的工人，遇見這大明朝廷，黑暗腐敗，逼得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啦！我們要搶！

貧叟白：搶什麼呀？

甲窮漢白：我們沒飯吃，要搶米！

貧叟白：搶米豈不是犯法？

甲窮漢白：說什麼犯法不犯法，這京城的糧米，都被田國丈囤積起來，眼看我們窮人，都快餓死啦！我們也是人，我們要活下去，難道還不搶嗎？

貧叟白：這搶——總是犯法的。

甲窮漢白：那田國丈仗着錢多，囤積糧米，他就不犯法嗎？許他犯法，就許咱們犯法！

貧叟白：怎麼樣？

甲窮漢白：他囤米就是犯法。我們搶米，也是犯法。可是我們犯法，都是他們逼出來的！

貧叟白：好啊！貧富不是一樣心，官逼民反事已成。我拚着老命不要啊，也隨着你們去搶！

甲窮漢白：老大爺也明白啦！如今田畧田國丈，又運來百石大米，此地離他府門不遠，我們藏在僻靜之處，等他車來，一擁而上。

貧叟白：好，我們藏躲起來！

甲窮漢白：藏躲起來！

（分下）

第 三 場

（幕外）

田喜內白：家丁們，推車啊！

（風入松）（四車夫各推車上，車上置米袋）

田喜上白：我，田國丈府中大管家田喜。奉了國丈之命，買米百石，運往府中。看日色西沉，家丁們！你們要小心謹慎，趕回府中去者。

（合頭）（亂鑼）（四窮漢、貧嫂上）

田喜白：我說咳！你們這夥子人，怎麼擋着道兒啊？

甲窮漢白：借問一聲，這車上的米，可是田國丈買來的嗎？

田喜白：不錯！我們國丈老大人買嚟！你問他幹什麼呀？

甲窮漢白：國丈的米太多啦！我們窮人，沒有飯吃，沒別的，求您開開恩，周濟我們點吧！

田喜白：你們住了吧！田國丈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們這些窮百姓，命小福薄該餓死。沒工夫跟你們廢話，家丁們！推車走！

甲窮漢白：別忙，你真不周濟嗎？

田喜白：憑什麼周濟你們？這是錢買來嚟！

甲窮漢白：好！你不周濟，我們就搶！

衆白：搶搶！

（亂鍾）（搶米介）（田喜、四車夫推車下，四窮漢、貧叟追下）

第 四 場

（幕外）

（四窮百姓水底魚上）（亂鍾）（田喜、四車夫下，四窮漢、貧叟追下）

甲窮百姓白：哎呀，列位呀！窮百姓無法可活，搶奪大戶的米糧，我們也有兩三天不曾吃飯了！追上前去，一齊搶！

衆白：好，我們搶！

（亂鍾下）

第五場

(幕外)

田壽上唱：寄人籬下心煩悶，愧煞男兒七尺身！

(白) 田壽，只因家道貧窮，賣與田國丈府中爲奴，空有一身本領，滿懷志氣，難以施展，只得忍氣吞聲，苦熬歲月，適才奉田國丈之命，接應田喜的米車，就此走遭也！(唱) 朱門酒肉揮霍甚，路有飢寒凍餒人，此理難平何處問？

(四車夫、田喜上，四窮百姓、四窮漢、貧叟同上，搶米介)

田壽白：大胆！(唱) 通衢大道敢胡行？

(田壽亂驅百姓，與四窮漢起打介)(按着兩窮漢)

田壽白：呔！你們這一夥人，爲何亂搶糧米？

甲窮漢白：你要問哪？我們是餓出來的見識。

田喜白：田壽！你不必問他們啦！他們搶米，就是強盜，別把他們放啦！送到當官治罪。

貧叟白：呀呀呸！我們都是強盜，你把我們殺了，你把我們斬了，我們的靈魂兒，餓了也要搶！

田壽白：啊！那一老人家，你偌大年紀，爲何也作此犯法之事？

貧叟白：什麼犯法？我們餓，我們就要搶！

田壽白：雖然爲餓所迫，也不該如此無理？

甲窮漢白：我說這位哥兒，你大概不是糊塗人。聽我告訴你，我們都是安善的良民，遇見這樣昏暗的朝廷，任用貪官污吏，刮取民財，那田國丈又把米糧囤積起來，我們窮人想吃一粒米，比買珠子還難，我們是人，我們要活，我們一點辦法沒有啦！怎能不搶？怎能不搶！

田壽白：哦！（唱快板）聽一言來才知情，如此犯法爲謀生。田壽也與窮人等，理當相助兩同情。列位且退各安分，此後莫把不法行。我思一計爲百姓，勸說國丈救貧民。（白）列位不必如此，待我勸告國丈，開倉放糧，救濟你等，就是了！

甲窮漢白：多謝壯士美意，國丈若肯開倉放糧，我們感他的大恩，那能行此不法之事啊！

田壽白：你們靜候消息，快快分散了吧！

甲窮漢白：我們散了吧！

衆白：多謝壯士了！

（分下）

田壽白：田喜你受驚了！

田喜白：嚟！我把你這大胆田壽啊！既然你有本領，把這些個窮百姓捉着啦，怎麼不送官治罪呀？你不但放了他們，反而要勸告國丈，開倉放糧，真是豈有呀，豈有！

田壽白：你那裏曉得，如今朝廷昏暗，貧民不能安生，我們理當同情相助。

田喜白：你簡直是要造反？

田壽白：你不要血口噴人！

田喜白：你放了強盜，就有勾通之罪！

田壽白：你誣賴好人，與我同冤國丈。

田喜白：當然要見國丈啊！

田壽白：你與我走！

田喜白：走！

（ 8 ）

田壽白：走啊！（唱）見了那田國丈再作理論，我
把那正義事細說分明。（抽頭下）

第 六 場

（田府大廳）

田碗內白：好酒！（陳圓圓扶田碗上唱）錦繡天、珠玉
地、美人陪伴，取民財爲的是享受餘年！（白）
啊，圓圓，你飲了幾杯酒，這小臉兒，似海棠初
開，桃花綻蕊，愈發的標致了！啊哈哈！

陳圓圓白：國丈誇獎，咳！（微微嘆氣）

田碗白：你不要害羞，轉過面來，再來看看，再來
看看！啊哈哈！（圓圓羞介）咳！人生幾何！及時
行樂，這美色當前，豈能空空放過？圓圓！你與
我奏隻曲兒如何？

陳圓圓白：圓圓遵命。

田碗白：離離快來！

（離離上）

離離白：來啦，來啦！（抱琵琶上）國丈！什麼事啊？

田畹白：快快備酒，聽夫人奏個曲兒。

離離白：我說國丈夫人，如今花園之中，牡丹盛開，何不到花園飲酒哪？

田畹白：小丫頭也會湊趣，我們到花園飲酒！

陳圓圓白：妾身先行。

田畹白：老夫隨後。

離離白：夫人隨我來！（五擊頭）（同圓圓下）

（田喜、田壽同上）

喜壽同白：參見國丈。

田畹白：田喜何事？

田喜白：老大人的百石大米——

田畹白：怎麼樣？

田喜白：俱都運到府中來啦！

田畹白：好！這百石大米，又够我們吃他三年五年的了！

田喜白：國丈！這米雖然運到府中，可是中途路上，差點出了亂子！

田碗白：莫非有人敢搶？

田喜白：您真猜着啦！快到府門的時候，有一大夥子窮人，竟敢攔路搶米！

田碗白：可曾被他們搶了一粒？

田喜白：多虧田壽聞聲趕到，把這些搶米的趕跑了，還捉着兩個。

田碗白：田壽捉着的百姓，送官治罪，殺一儆百。

田喜白：國丈大人，田壽雖然捉着兩個百姓，原來他跟那些搶米的人，是一條心，他又把他們放啦！

田碗白：田壽你這是何意？

田壽白：哎呀，國丈啊！想這些窮百姓，爲了飢寒，才挺而走險。國丈就該可憐他們，快快將那吃不盡的糧米，施散貧民，他們但得一飽，也就不作犯法之事了！

田碗白：咳！那些貧民，早就該死。死了與我何干！老夫的米，爲何白白施散他們？

田壽白：國丈，可知窮則生變哪？